

朴庐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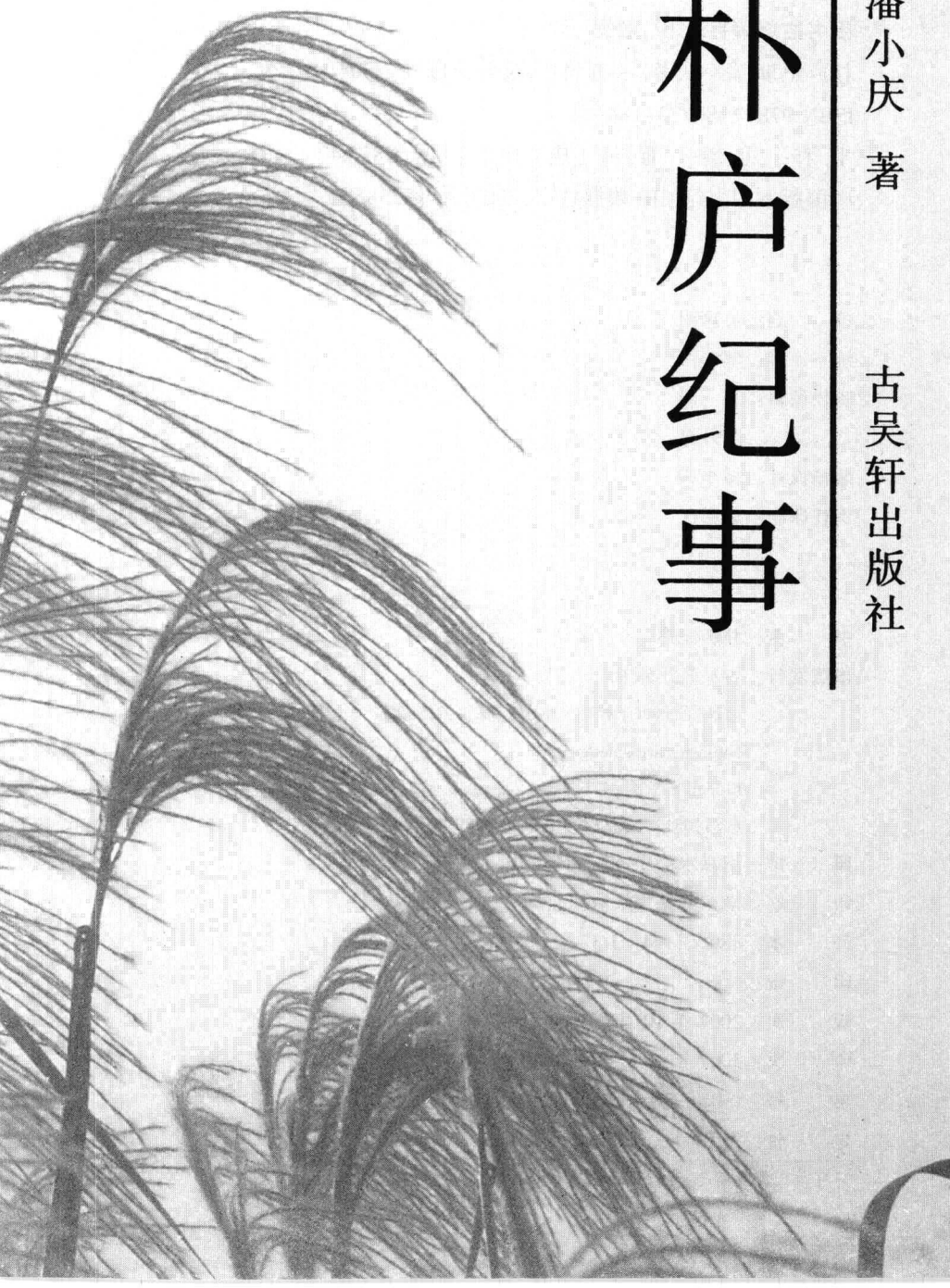
潘小庆 著 ● 古吴轩出版社



潘小庆 著

古吴轩出版社

朴庐纪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朴庐纪事/潘小庆著.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80733-184-1

I. 朴… II. 潘… III. 潘小庆—回忆录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2385 号

策 划: 吴惠明

统 筹: 邹浩德

责任编辑: 周 晨

陆月星

装帧设计: 潘小庆

责任印制: 蒋家宏

书 名: 朴庐纪事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Http: www.srbs.net/gwx

E-mail: gwxc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6.5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184-1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朴庐

——代序

朴庐，是我的斋名。

我国历代的一些文人，常把自己居住的——或治学，或著述，或吟诗，或作画……活动的地方，称做“××斋”，或“××馆”、“××堂”、“××阁”等等。如宋代苏轼的“滕花馆”、明代冯梦龙的“七乐斋”、清代康有为的“天游阁”、近代齐白石的“寄萍堂”……

绝大多数的穷书生，虽然居陋室，住草房，为了表明自己的抱负或兴趣，爱憎和品位，也都会起一个有意义的斋名，以示风雅。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被下放至苏北农村接受“再教育”。由于自己喜欢写写、画画，常被拉去公社、县城帮忙，参加布置诸如“阶级教育”、“英雄事迹”等展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借调至省里去画插图和小人书，并从此留在了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坐落在一条名为高云岭的巷口，两幢西式楼房，一高一矮，据说是解放前的法国驻华使馆。其中，矮的两层小楼，一楼是美术编辑的办公室，所谓第二层，其实是一个堆放杂物的阁楼。有一天，我上楼寻找印刷用的纸型，发现空间真大，面积足有50平米，但积满了灰尘。我想，如果打扫干净倒是一间不差的住所。随后，我即找了办公室负责后勤工作的同志，跟他商量，好说歹说，费了一番口舌，他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可以作为我的宿舍，既节省了公家为我租借住房的开支，又能帮着看管那些可用或无用的纸型。

当我把阁楼清扫完毕，摆上捡来的旧门板、旧桌子，做成画案，再支上床架，正式搬入住下时，环顾四周，一东一西各有两扇很大的窗户，阳光下通透明亮，许多同事见了无不称羨，太舒畅了！

每天下班后,去食堂吃完晚饭,我就早早地躲进阁楼,静思、看书、画画。可以说,过着不是神仙赛似神仙的日子。

多少年,我一直就在这阁楼上住着。

在我住所的近处,不足百米的地方——文云巷xx号,有位敦厚、慈祥的老人,讲起话来一口粤腔普通话,嗓门很大。因为工作需要,我经常走去上门组稿,或请教;他也常在路过出版社时,会到我的办公室稍坐片刻。一老一少,一来二往,混得很熟。我十分敬崇他,他也非常喜欢我。他,就是以画“大公鸡”闻名天下的画家、金石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陈大羽先生。

一个周日上午,我与正在散步的大羽老师在出版社门口不期而遇。我邀请老人家上了阁楼。当他看到我的单身宿舍,不禁乐哈哈地对我说:“了不得呵,比我的斗室大好多!”见我在南北两面大墙上布满了画的水墨习作、插图时,仔细地瞧了一遍,不免夸奖一番,使我好开心。他盯住其中一幅《山鬼图》说道:“这张有特点,可惜两枚印章差了。”我脱口而出:“您老能否赐后生一宝?”谁知大羽老师竟满口答应:“好,没问题啦!”……

真是做梦也未想到,没过多久,大羽老师不但给我送来了两方刻有“小庆写意”及姓名的大印,而且还有一帧书写“抱朴”的条幅!老人对后辈如此厚爱,使我终生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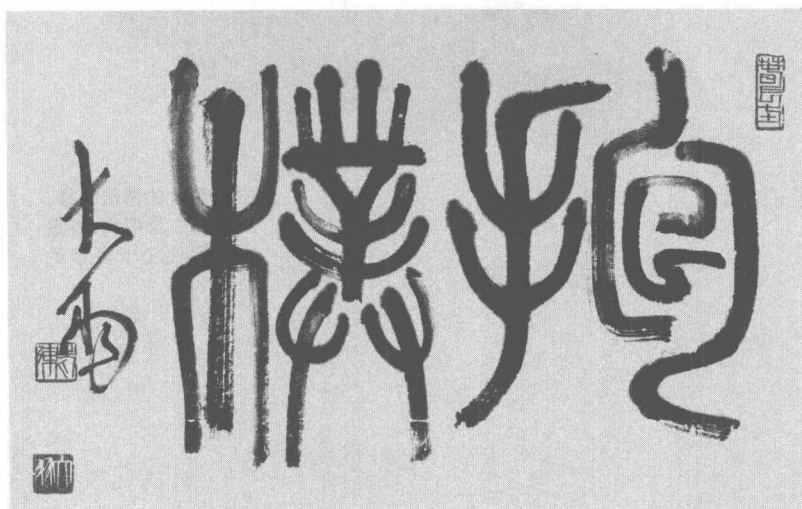
以后,我将“朴”字作为阁楼的名号,并在“朴庐”画了很多封面、插图、连环画和水墨画。在朴庐,我还接待了许多南来北往的画友,有我的前辈和同辈,还有晚辈。在朴庐,给我留下了更多的是挺有情趣的回忆。

《朴庐纪事》是我绘画之余,心血来潮写下的一些不能称之为“文”的杂货。承蒙金陵晚报社项晓宁总编厚爱,并得到首席编辑肖林女士大力支持——其中有许多篇被陆续选登在其文艺副刊“雨花石”版,深受鼓励。今能结集出版,在此谨向两位及古吴轩出版社的同仁和江苏天圣达集团的鼎力相助,表示我由衷的感谢!

2007年8月于石城明御河畔



西式的两层小楼，
第二层阁楼，就是
我住了十多年的
朴庐



目 录

朴庐——代序

纪事

- 1 初识陈丹青
- 3 大吉
- 9 天命
- 11 童心
- 13 叶浅予
- 17 朋友
- 20 可爱的小老头
- 24 向黄胄组稿
- 28 导师
- 32 无功不受禄
- 34 亚明忆旧
- 41 秘诀
- 44 借书
- 48 玩家
- 50 佳肴
- 51 欣然为宾者
- 57 尽在不言中
- 59 守义生气
- 63 善者

- 66 孝子
69 老杜
72 寸寸居
75 博采众长 综为一格
79 幸运儿孟奇
83 好汉郢科
86 徐乐乐和胡宁娜
88 得与失
90 幽默的社长
91 “民间艺人”戴敦邦
93 一位郁闷的画家
95 “傻女”高晴
97 委婉柔情画江南
100 大利哭了
101 吾友笃兄
107 亲自……
108 憨憨的涵子
112 司叶玲
114 无题
116 浪漫的浩子
122 瞿老
124 必成
126 初画裸女模特
129 玉石翡翠
132 我敬重他

随笔

- 134 道听途说
- 139 佛罗伦萨的婚车
- 140 威尼斯码头边的木桩
- 141 夏日 T 恤
- 142 汽车——弃车
- 143 三言两语
- 144 点评
- 145 斗室断想
- 152 诗画融合 文质彬彬
- 159 关于时尚
- 161 上海人
- 163 封面之“气”
- 170 我说朱成梁
- 172 映日荷花别样红
- 174 也谈“艺术是什么”
- 177 实话实说
- 180 得意忘形
- 182 品味与品位
- 184 说偶像
- 186 赶走心中的魔鬼
- 188 你在乎别人的眼睛吗
- 190 六十岁述
- 192 九寨红叶
- 193 心不死
- 194 跋——温情小庆 黄佳星

初识陈丹青

正是“春眠不觉晓”的季节。

午饭后,我和博综就在办公室里休息。我习惯地将身子仰靠在藤椅里。刚迷迷糊糊,隐隐听见几下叩门声,我随口喊道:“进来!”

吱呀的一声门响,只见一位瘦高的青年,身背画夹,微点着头,轻轻地问道:“请问,胡博综、潘小庆老师在吗?”

博综和我同时离开座椅,慢慢地站起。

“你……是哪位?”

小伙子双唇微抖,颤颤地应道,“我叫陈丹青”,并立即从藏青色的卡其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是苏州画友杨明义写来的。信中介绍:陈丹青是在江西农村插队的上海知青,酷爱绘画,极有天资,深得陈逸飞的赏识并大力推荐,希望能给他一个更好的人文环境,能否帮助他到江苏落户……

读完信,没有寒暄,也没有客套,请丹青抽烟,他说“不会”,博综急吼吼地就请年轻人赶快打开画夹,“来,看看你的画!”——

在他的画夹里,有许多用炭笔或圆珠笔画的素描和速写,还有一些是翻拍下的他创作的油画照片……

平心而论,在当时看他的画,我和博综都不敢相信,那些娴熟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灵动的态势,浓重的色块,竟会出自眼前这位腼腆的男孩。

博综试探地问道:“你能否现场给我画张像?”

“好的。”

只见他随手取出一支极为普通的圆珠笔,面对已端坐在藤椅里的胡博综,凝神片刻,从我手中接过一张平时设计草图用的道林

纸,平放在画夹上。并非像美术学院的师生那样,先用笔线轻轻地勾画整体轮廓,然后刻画细部,而是瞄准博综细眯的双眼,果断下笔——白纸上迅速地呈现或粗或细,墨色浓淡的眼睑、眼珠、眉毛、鼻梁、鼻翼、嘴等主要器官,再用简洁的单线毫不滞泥地一笔而就,十分准确地画下脸部的外轮廓。头发及暗部,恰到好处地用密集、长短不一的线条,“刷刷刷”地几下,博综那“五小”(五官细小)的特征、精灵的模样,活生生地跃出纸面!

应该说,参加出版编辑工作多年,我曾接触过很多画家,也看过不少画作。身边的这位上海人,竟不得不使我想起达·芬奇、拉斐尔、霍加斯,以及徐悲鸿、黄胄……这又是一位“天才”!

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电话,跟南京艺术学院的陈德曦老师通话。他也是上海人,擅长人物画,曾为我们出版社执笔主创过《红色娘子军》的连环画,待人热情,在江苏画坛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朋友。我对他说:“这里有位小老乡,画非常好,你见了肯定会激动。他在江西插队务农,我们能否想办法帮他转到江苏来……”电话中很快传来他急促的声音:“马上叫他到学校来,晚上我带他去见亚公(亚明先生)!”

也许,丹青没有预料到的,我们这些初次相见的江苏人,会对他如此好感。也许,他早就估计到,他的画作一定会打动所有喜爱美术的人。

果然,当博综送丹青走出出版社的大门,指点他如何搭乘公共汽车去南京艺术学院,在他转身离去不远时,博综瞧见:彼时身背画夹尚显拘谨、虔诚的小伙子,此时,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甩头、昂首,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2006年6月,刊《金陵晚报》)

大吉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

丹青要给我画幅肖像。我建议在室外进行——“朴庐”楼下有一片小竹林，支上画架，端坐其中，一定会妙不可言！

听说丹青作画，博综和几位外地来宁的作者都从宿舍赶来观摩。

上午，温煦的阳光，照射在园中。微风吹拂，青翠的竹叶轻轻飘舞，不无诗意。

丹青面对我，边聊边画。几位画友，围在丹青两旁，也在窃窃私语。

因为我比丹青年长一轮，又同居一室，朝夕相处，视如家人。他常言不由衷地尊称我为“庆叔”，我也常借此倚老卖老。

丹青说：“庆叔，我现在仔细看你，感觉真像个德国佬。第一次见到你，就有点怕，那样子，仰靠在藤椅里，一声‘进来’，挺凶的！”

我说：“是吗？你小子来的不是时候，我们正在休息，你打扰我们睡觉，能不讨厌？！”

“那倒也是。不过，我从上海赶来，不就是想尽快见到你们，‘速战速决’嘛！”

“话又说回来，那天的表现你也真可以，毕恭毕敬，请你抽烟居然说‘不会’，讲起话来嘴唇抖抖的，干吗？”

“嗟，情有可原。学生第一次见老师，又在异乡客地，前来投靠你们，谁都想留下个好印象，不是吗？”

“那也不能装孙子呀！”

“啊呀，我出身不好，爸爸是个‘右派’，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我出身也不好，父亲在解放前曾参加了国民党，一直背着个‘历史反革命’的包袱；博综的老子是资本家。我们的遭遇大同小异，不也都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

“我们可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汪汪啊！”

“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庆叔，我们身上是否都长有‘反骨’？”

“可能吧，正确地说，是傲骨。一个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

“好！我心里总感到憋得慌，一直在熬着。”

“小老弟，你还年轻，不会太久的。好好画，要相信你的才能，等着‘天时地利人和’那一天，你一定会出人头地！”

“真的？那太好了。”

……

画像进行得十分顺利。两个小时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去。

当丹青落笔完稿时，竹丛中突然传来一阵窸窣窣的响声。博综直指墙脚喊道：是一只鸡！

大家都十分惊奇——出版社的大院内怎么会有家禽呢？

我想，这是上帝的恩赐。不禁脱口而出：大吉也，是苍天看我们的日子过得太清苦了，今天，丹青也累了，是专门送上的礼物……

谁知我话音未落，苏州画家王勉，一个箭步就手到擒来——好肥的一只大母鸡呵！

胡博综，不仅是位连环画高手，还是我们中间最善干家务的能手。理所当然，一切由他操办——杀鸡烫毛，烹煮调味，极为利索，他不负众望，中午时刻，一大钵鲜美的鸡汤，端上饭桌，很快就被我们扫荡一空！

（2006年6月，刊《金陵晚报》）



丹青试用毛笔写生。其中，
有他爱人及自画的肖像。
十分传神！

庆叔：昨寄书信，今将折回两信及是乡头一信
 随信寄上。读你信致我很快慰。当初李季向我讲
 告欣兵的意思，我就觉得已不太像“庆式”的意思，而
 有点像欣兵自己的意思。我对你了解的，既坦率又
 深沉，对朋友心口是相通的。但正因为对你
 心中了解如镜，被老张一谈，就惹不安起来，
 于是便平之有了那封信，其实我也不介意对李季
 真是如朋友，“打拉乎”之类的字是取意最后必
 必真的，故寄出后我更觉得不安，反更使你
 不舒服的。现在你书信说已看真山的话，我高兴
 极了。“打拉乎”消除不干净，只像如你所说“拉
 大距离”。说一者真山话才是一真山沟通心灵
 的键。好啦：没什么了。

是拉折回。说几句

①回来没因为孩子，这几天动不起来的，也许
 全错了发错，不知寄来是否已经及否？

② 问起服装和鞋子，就记我是按照当时
151团农村在家穿著（他们穿树皮靴之类，我
专门到油房去借了一双废鞋的）画的

③ 小波中称的人为“伙子”，也许我画老了，
不过外间人口几岁有大胡子很多，河北来的人
我据塞之，半勒索站之者，我路过他一眼
系，与摩尔贝相像，苦拉乎头没发料，只好
凭记忆和考问摩尔贝头画。他当时应有50出
头了，在晚中“已”中。我见过他全身照，是
微胖而正纯心果林。 对

④ 来画得轻轻略，如信稍嫌马虎，但把
那战况，我画力画的，先记头就有3个博
度特，这是第五博，二博的博也废了七博的。

就画完，我和李宁因孩子生病延至二月
一日到户去藏。此事纹哥拉萨西藏，自后区美术摄影
办公室，彩子收到以委仗员会，李以上，家好以问候，
和太家，祝外。 对

丹青来信

丹青之所以能成功，固然有其天分，
执著和认真是重要原因。